

2020 遇见边关·三月与青春

等待暖春

一座悬崖百丈冰的绝壁哨所，一条仅长3公里却被官兵称之为生命补给线的“茶马古道”，一座座茫茫雪山与一段段安放在此的无悔青春。

拉则拉拉哨所官兵们，几乎每个人都曾拥有这样从兴奋走到失落、从喧嚣走到寂寞、又在寂寞中追梦、在坚守中圆梦的心路历程。

护人民平安，但当运送新兵的车辆一路离开拉萨、离开山南，透过车窗望着渐行渐远的城镇街道，眼前仅剩无人烟风景的时候，他才明白自己的军旅生涯可能将与这连绵的雪山一同度过。

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25年“架线人生”，多少记忆在路上

西部战区空军某旅二级军士长 吴天洪



拉则拉的春日恋歌

本报特约记者 李国涛

“这一世转山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”每次前往拉则拉哨所，途中经过仓央嘉措的故居，记者脑海里都会浮现出这句被后人传唱的诗句。

做梦也想修好上哨路

拉则拉，藏语意为“神仙居住的山口”。然而这里并没有什么神仙，只矗立着一座哨楼，还有一群坚守哨所的兵。

哨所海拔4088米，又称“绝壁哨所”，哨所与连队直线距离不过700米，但上哨只有一条曲折小路，接近80度的陡坡，连牲牛都上不去。

最富挑战的一次上哨经历，还是几年前的初春。当时刚下过一场雪，记者和背运物资的战友踩在齐膝深的积雪里深一脚浅一脚，早上10点出发，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。

茫茫雪野，下土张松松在前方带路，将战术动作融会贯通，用低姿匍匐的姿势推开积雪。他一边开路，一边回头大口喘着气说：“这样走，增大受力面积，不会陷入雪窟窿。”

记者也学着他的样子，用胳膊滑过积雪，戴着手套的手不一会儿就被冻得没了知觉。

还有一次记者冒雨上哨，右脚踏进泥坑，一个趔趄，像踩着香蕉皮一样跌倒，屁股差点开了花……

这次上哨，天气晴好。同行的连队指导员郭鑫笑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：“去年夏天，连队专门重修了上哨路。”

这句话让人心头不禁一阵惊喜：修路，这可是官兵们多年来的梦想！记者迫不及待地走到路上——果然，脚下原本是一条难以攀爬的泥泞山路，如今已被砌上简易台阶，脚踩在上面很踏实。

“为了修路，上级专项投资，战友们亲自动手，前前后后干了2个月。”当兵就来到连队的郭鑫说，“做梦也想修好上哨路。”

在他心里，此次修路是他任主官期间最有价值的“政绩”。路难行，不但影响生活，更影响战备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简直比给自家盖个新房还着急”。每次上级到哨所蹲点，修路都是这位基层主官最急切的呼吁。



图①：冰雪中寻找春天的踪影；图②：彭小平与家人视频；图③：苏江（中）与战友们在一起。右上图：张松松抚摸“绝壁哨所”成边石。罗邦杨、王旗红摄

“脚踏台阶，心踏实啊。”路上聊起上哨的往事，郭鑫的话语不失幽默：“有了路，连做梦都能把自己笑醒。”

索道修通的幸福

幸福总是猝然而来。除了修路，去年在上级大力支持下，团里还投入30多万元为拉则拉哨所修建了运输索道。“雪山快递”直达绝壁哨所，彻底结束了哨所物资全靠肩挑背扛的历史。

索道修通了，上山下山一片欢腾。副连长张章把索道的照片，发给远在陕西渭南老家的妻子于红艳：“上山修通了索道，再也不用担心了。”

那年开春，于红艳第一次到连队探亲。本来住在山下连队的她，想上山看一眼哨所边上盛开的杜鹃。上哨路上，她的眼泪在眼眶打转，到了最难走的那段“绝壁坡”时，这个城里长大的姑娘终于哭了出来……

张章以为于红艳累了，走不动路了，这个耿直的陕北汉子不知道，有一种感动叫心疼。时光一晃而过，得知索道修通的消息，于红艳将手机捧在怀里，眼眶又红了。

“运物资上哨的时间，从3小时缩短到15分钟，熟食运上山还是热的，这不就是幸福嘛。”作为索道管理员，上土郭兴旺觉得，索道的修通，拉近的不仅仅是山上与山下的距离。

马达轰鸣，郭兴旺熟练操纵着变速杆，装着各类物资的铁桶在一条飞入云端的钢索牵引下，被送往山顶哨所。15分钟后，他的对讲机里传来哨所“收货”的消息，这位老兵心满意足地笑了。

一条索道，悄然改变着绝壁哨所守哨所人的生活。借助这条“绿色通道”，哨所官兵可以与山下战友一同享受“军营唱吧”“便携式洗澡机”的惬意。

“大雪封山也不怕啦！”幸福写在上土徐兴记脸上。2012年初，拉则拉突遇暴风雪，积雪压断输电线和光缆，储存物资的地窖也被压塌，徐兴记和战友苦撑2天后，再也坐不住了。

“差点还真当了神仙。”徐兴记回忆，那次大雪下了2天，哨所冷得像冰窖，大家点起篝火取暖；在哨所蹲点的营长杨高土眼巴巴望着自己的手机，被冻成了冰坨。

第3天一大早，雪停了。万般无奈的杨高土和徐兴记腰里绑着背包，前一后一后在齐腰的积雪里走了6个小时回到连队……当天下午，他俩又背着物资，带领6名战友踩着积雪上山。

索道修通，也彻底结束了哨所官兵缺水的生活——曾几何时，哨所用困难，官兵把洗了菜的水烧热用来洗碗。如今索道

运来了桶装矿泉水，大家都说，他们的幸福指数只能用“爆棚”来形容。

恰似春风拂寒哨

再次走进哨楼，见证种树变化，记者甭提有多高兴啦。但此行美中不足的是，哨长彭小平的婚姻大事实令人放心不下。

上次到拉则拉，彭小平还在热恋之中。去年，心仪的那位姑娘，顶风冒雪追爱天边，彭小平的心里甜滋滋的。那天，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他和恋人的合影，记者的心里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感动。

然而爱情鸟飞入雪山，并非每对都会飞到终点。不久，再次浏览彭哨长的朋友圈，记者发现那张合影被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代替，彭小平写道：“拉则拉的春天，美丽却短暂。”

彭小平与姑娘吹了，再次跌入爱情的寒冬，战友们心里难免牵挂。团里的政治工作干事王旗红是他俩的介绍人，得知消息，这位一心只想撮合一对美好姻缘的“军营红娘”，脸上写满遗憾。

就在俩人即将分手时，休假在家的几位连队战友听说消息，组成“亲友团”赶往成都找到那位姑娘，试图帮助哨长挽回这段感情……关于彭小平的这次失恋，战友们聊起来都是一脸无奈：“他那

个木脑壳，也不懂得说句好听的。”同为贵州老乡的徐兴记，更是为彭小平的刻板性格着急：“说了他多少次也没用，他就是这样一个朴实的‘直男’。”

现如今，已经33岁的彭小平早就步入大龄剩男行列。他却还是老样子，待人做事从不搞AB面。

入伍14年，彭小平基本没离开过雪山哨所，更让他与讨人喜欢这件事基本“绝缘”。营连领导拿他没辙，只好派他下山带新兵，决心让他与“00后”成边新一代碰撞碰撞思想火花，换一换脑子。

“他在哨所待的时间太长了，该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。”代理哨长苏江如是说。

彭小平也明白营连领导的良苦用心，欣然下山，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：新训结束后，同意他再上山守哨。对于这件事，郭鑫聊起来也是哭笑不得。

尽管已经下山了，但彭小平好像始终未曾离开过拉则拉。哨所几位战友聊起彭小平，他那憨憨形象宛若浮现眼前。

“我的另一半啊，一定是个真正懂我的人，更是一个接受我的雪山、我的哨所的人。”山下的彭小平突然给记者发来一条信息。一贯木讷的他，此刻的话语，令人心生敬意，也让人心怀期待。

记者知道，彭小平在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。记者也在期待着，再上拉则拉哨所的那一天早日到来，因为最美的风景永远在下次。

边关地理志

172号登山梯

朱明鹤 徐嘉宁



北部战区陆军边防某旅“三一教山”哨所，上哨的路是一条百米登山长梯。由于山高坡陡，每一级石阶都比寻常阶梯跨度高一些，个别石阶有40厘米高。

对于初次攀登的新兵来说，途中总免不了歇一歇，喘口气。对于哨所老兵来说，这条登山梯就像他们的亲密战友。

每天清晨，官兵们下哨时都会带着扫帚，一路走一路清扫台阶上的落叶和积雪。冬去春来，官兵们每攀登一次哨所，每打扫一次台阶，登山梯都是他们成边守防的见证。登山梯一共172级，官兵便以此将它命名为“172号登山梯”。

眼下已是初春，晌午阳光明媚，石阶上的积雪开始消融，到了傍晚太阳落山，石阶又会结上一层薄冰。为确保战

友上下哨所安全，官兵们每天都会仔细清理浮雪。

季节变换，石阶表面因冷热交替而变得脆弱，每当看到它崩裂，官兵会从山下连队背来水泥，小心翼翼把它修好。即使很细小的裂纹，官兵们也不将就，他们会找来细沙和上水泥，仔细抹在裂纹上……经过一番精巧修补，受伤的台阶又恢复了昔日模样。

哨所位于祖国北疆大兴安岭深处，由于训练场地紧缺，在登山梯上“冲山头”成为连队一项重要训练课目。但凡敢于一口气从山脚冲上山顶的官兵，最后往往会喘着粗气，扶着哨所旁的松树“直摇头”。大家都说，那剧烈运动后喉咙中微腥的滋味，比跑一趟400米障碍还令人“难忘”。

在新哨楼不远处，已经废弃了的哨所老营房外墙上，官兵用石头刻上密密

麻麻的数字。“数字墙”的最上方，一个大大的“37”格外引人注目——37秒，是四级军士长李健保持了5年的哨所最佳登顶成绩。“数字墙”原来是哨所官兵各项训练成绩的“龙虎榜”！

老哨所依山而建，有上下两层。由于过去没有先进取暖设施，严冬气温低至-30℃，哨所被设计成半地下的结构，官兵住在“地窝子”里可以起到一定保温作用。

在哨所驻守15年，李健也说不清老哨楼的历史。如今，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哨楼伫立山顶，楼顶的多面观察哨，让整个边境管段情况尽收眼底。

那天冲完山，李健像往常一样和战友们一起坐在山顶眺望远方。石阶旁的红毛柳挂枝头，漫山的白雪甚是耀眼。

李健告诉新战友，再过不久，天气再暖些，红毛柳抽芽时，满眼的“红霞”，令人仿佛置身仙境，那是哨所最美的季节。李健还说，最喜欢下雨天攀上172号登山梯，淅淅沥沥的小雨透过树枝洒落山间，那一刻他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走在湘西老家的深山里。

没能等到又一年红毛柳抽芽，李健即将前往另一个边防连队驻防。临行前一晚，下哨后，在登山梯的尽头，他独自一人坐了许久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健悄悄背起了行囊。当战友们得知班长已经下山的消息，朝着他离开的方向放声呼喊。

那一刻，已经走到山脚下的李健，也冲着山顶那一个“火柴人”用力挥手……几个星期过去了。一个上午，“三一教山”哨所战友们收到了李健从百公里外另一个连队发来的照片。照片上，一条长长的登山梯旁，李健刚带领一群年轻战友冲上山头，一个个脸上写着兴奋。

李健给老连队的战友留言：“大家帮我想一想，也给这里的登山梯取个名吧。每一条登山梯都是青春的见证，它配得上一个响亮的名字。”

去年，我的战友王联波告诉我，他年底就要退伍，想给连队留下一件礼物，如果能赶在11月11日前制作完成，那也将是他作为一名普通雷达兵为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献上的一份心意。

11月初，执行任务回来，我看到了他的礼物，那是一个硕大沙盒，几乎微缩了整个西南大地。看着那熟悉的“绝壁雪山”“蜿蜒河流”，细数那一根根银线串起的一座座机场、一个个雷达站，我突然热泪盈眶……

25年，从入伍之初与架筒轴电缆做伴，到最后一座雷达站架通光缆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和战友已走遍西南边陲的山山水水，参与工程建设数十项。

空军大力建设“信息化高速公路”，西南片区所有偏远、险峻的工程几乎都交给了我们。每次出发，我们都要带上四季的衣物，边疆气候无常，从这个站点到那个站点，我和战友一年有300多天在外施工。

海拔5374米的甘巴拉雷达站，是世界上最高的人控雷达站，也是我青春岁月中最艰苦的一场建设攻坚战所在地。从山脚到达山顶雷达站的主干路，长25公里、高度落差2公里。近500根水泥杆、10盘光缆、15盘钢绞线，总计160多吨的物资全靠人力搬运。

高原缺氧，平时8个人就能扛动的水泥杆，增加到20多个人才能抬动，大家连号子都喊不出来。一声比一声粗重的喘息中，你拉着我，我推着您，像蚂蚁搬家一般，大家跪在地上一寸一寸往山顶挪。

越靠近雷达站，坡越陡，石头越尖，机械上不来，我们就用钢钎一毫米一毫米地凿杆洞。平时，我们打一个杆洞只要15分钟，在甘巴拉最难的一处，我们用了3天时间才在岩石上凿出一个深1.2米的杆洞。

每天施工12小时，连续奋战60余天……我们硬是提前一个月，将近500根水泥杆立上雪域高原，完成甘巴拉雷达站信息化建设任务。工程竣工的那一天，我和战友们每个人都激动地哭了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执行高原挂缆任务。在跨越一个300多米宽的峡谷时，中途突遇大风，山风把滑车和人吹得东摇西晃。

那一刻，我就“挂”在细细的钢绞线上，脚下是200多米的深渊，说不怕那是假的。可我知道，这个时候只能向前，一旦退下来，就没人再敢上去了……这次任务经历，我至今没有告诉妻子。

野外施工，睡工棚、打地铺是家常便饭。有一年冬天，我们在大山深处施工，住在四处漏风的土坯房里，早上起来被子都是雪。

工期紧，大家两头见星星干活，晚上回来几乎是沾床就睡着，再加上用水困难，一个月没洗澡，回家的时候蓬头垢面，妻子看到我眼泪哗哗地流。

还有一次施工，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位战友的家乡，我们在那里干了3个月，他愣是没抽出时间回去看一眼。

一位记者来采访我们，说没想到你们这么辛苦，我一直记得队长的回答：“我们吃了这份苦，雷达站才能尝到信息化的甜。”

在我家衣柜里，妻子至今帮我珍藏着几套洗得发白的旧式迷彩服。雪山、高原、边疆，立塔、架线、穿线……架线兵的汗水与光荣就浓缩在一件件迷彩服上。

每当老兵离开部队，都会将自己的旧迷彩服留给战友，这也成为我们连队的独特传统。

我今年41岁了，右脚踝有一处被钢绞线扎穿的疤痕，脸上有褪不去的高原红，这是25年“架线人生”留给我的岁月印迹。

偶尔也有朋友问我“值吗？”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在甘巴拉的岁月。那年我还年轻，杆子立完，紧钢绞线时，我让疲惫至极的战友回宿舍休息，自己一个人在后面收尾。反复攀爬加之高原反应，一不小心，我从杆子上跌落摔了过去。再睁开眼的时候，湛蓝的高原天空由模糊变清晰：一只鹰一声长啸，飞过了山顶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……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，觉得就是牺牲也值了。

(尚宗昌、肖 瑛整理)

上图：吴天洪(左)与战友在一起。